

## 刪除

併校之後的第一次在本部開通識課，上課地點仍然選擇在南大校區，所以選課的學生不多，大部份仍是南大的英教系與藝設系的新生。其中也有幾位來自本部的陸生，她們都是一早搭八點的校車到南大校區修課。雖然是通識選修課，也還在加退選階段，但為了讓課程可以儘快上軌道，我通常習慣開學第一週就正式上課，也向學生宣布第二週就要開始點名。

有一位來自本部人社系大一的女生，是直到開學第四週才加選出現到教室中，一來便向我索求前幾週發下的大綱講義，並要求我把投影片資料補寄給他。我詫異地問她，我都上課到第四週了，你為什麼到現在才來選課？她表示之前並不知道本部生可以選修在南大校區開的課。這個理由讓我頗不以為然，但畢竟第四週才是學校規定的加退選截止日，我似乎無法說什麼。

為了這位學第四週才出現的學生要求，我必須再抽空把前三週的講義找出來補印給她，同時又要一一的把之前都已經寄大家的投影片一個個再寄給她個人。並在信中重複地向她說明這門課中要求的規範與細節。

她總固定坐在右排第二排的第二個位子，和我維持著不遠也不近的距離。有時會主動在下課時來找我談話，內容不外乎是談自己在高中的社團經驗、創作的熱愛與未來的理想。有一回下課後，打算回研究室了休息，她卻找我談話，談她的成長、談我上課所介紹的作家、還有對本部開課的想法，中午十二點到二點，二小時過去了，我其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忙，但為了教師的職責也只好奉陪。

她向我反應我選講的文本幾位作家的作家都年紀大了，期望我能多選一些新世代的年輕作家的作品。我則回覆她：「雖然這些作家與作品反映的內容並不年輕，但他們代表了一種成熟的歷練與經典的厚重。散文的本質來就是一種適合在中老年之際回望人生的文體。如果你不喜歡我的選文，你在分組報告中也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青春作家來與我們分享。我們便可以在課堂中進行兩代之間交流。」後來這位學生，果然選了一位和她一樣年輕的作家——在僅十六歲時寫出《裙長未及膝》的許瞳做為報告的主題。作者很青春，作品也很青春，與我有著世代的差距。新世代的青春

寫作，是在科技文明和物質較為豐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契合了大眾的審美趣味，較易引發了年輕人的情感共鳴。但這位學生的報告卻只是泛泛介紹這本書說了什麼，我看不見她從中思考到什麼。

後來，她到南大校區參加的語文競賽作文組，我剛好是命題與評審的老師，我特別留意一下她的作文卷，文中對題義的引述的例證是來自於我在散文課上的對張愛玲和王鼎鈞資料的介紹，整篇作品表現平平，似乎和她和我聊天時強調在寫作上有野心和表現的原本預期有些差距。

期中考試題中，有一題算是給分題，要學生們表達這一學期以來上課的感想與對自我的反省。這位學生不像一般學生按題答覆，而是列舉了一大堆她在本部修的「文概」課中老師所說的幾段話。然後列了一大堆她接觸過的作品，反問我有沒有讀過這些新世代作家作品。她所列作家應該是新的年輕作家，我確實沒聽過這些陌生的文壇新秀。我不明白這些內容和我的題目有什麼關聯，至於本部的老師上課講什麼又干我何事呢？雖然我見這種答題內容很反感，但我仍儘可能排除主觀情緒的干擾。想想基於鼓勵吧，她畢竟也寫了整頁文字，仍然在那題給了她滿分。但現在想來好後悔。

學期結束了，我把成績算出了之後，為了避免出錯，先把期末作業與總成績表寄給大家，請學生若對成績有問題，再預定的日期之前向我聯絡。一個班只要有一個學生對你的分數提出質疑，便是你的麻煩開始。很多事不能按計劃順利進行，既不是制度的障礙，也不是能力不足，而是遇到了人的刁難與難搞。這位學生面對自己總成績 81 分，來信質疑，並引用法條警示我：「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第十三條、除依個資法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依法免告知外，於處理或利用前應清楚告知當事人，本校將會以何種方式使用他們的個人資料，並且尊重當事人與其個人資料的相關權利，包括對於個人資料的存取權。」指出我寄期末作業成績及總成績的郵件給所有同學，明顯已違反個資法、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校內成績有疑問或異議處理程序第三條。我為求工作效率，一次把所有成績同時寄給大家的無心之過，未料竟被學生以「違法」之名授人以柄。

接著她要求知道她的各項成績，再度引用「依校內成績有疑問或異議處理程序」法條：「學生試卷、作業、報告等成績評分之原始資料如未發

選學生，申請複查學生可要求查看本人之試卷、作業、報告等之評分」，要求我必須向透明據實告知她的各項成績。

我很驚訝而且不能理解，為何一位才剛告別高中生涯的學生，會動不動用法條、法規和老師詢問。基於職責，我仍是有耐心一一回覆她的要求，包括各個項目的配分比重，以及她各項配分之後的所得。

原以為事情可以結束了，但她又來信，對自己期末作業只有 85 分不滿意，她認為自己十分認真與努力在寫，不該只是這種分數。我有些錯愕，因為相較幾位很用心同學的表現，我真的看不出她有認真在寫這份作業。我給了她 85 分還算偏高，我現在很後悔為何一再給她鼓勵。我只好再耐著性子回覆她：「我規定期末作業對散文文本的分析至少要二千五百字，而你的作業不到二千字，在內容上有一半以上都是龍應台那本家書中的引文，你自己的見解不到三分之一。加上你的寫法沒有一個脈絡可尋，點的跳躍，只求隨意抒寫，我根本看不見你對這份作業有多少投入。」她則反問我：「要怎麼寫才有系統」，我再度舉例說明：「你應可以……這樣寫比較有系統……」，我仍然有一句句地耐心的回信向她說明其寫法可以求改進之處。

但她並不就此結束，又再度來信，這次她提出的問題是我在信中對她成績的算法和開學時給的大綱中成績比重的版本不同。

這一點，我自知理虧，確實因為大多數的學生期中考分數不佳，我在期末時有把成績配分比重做了些許調整，這位學生認為不同版本的配分方式會導致成績有所差異：「老師為了期中考考差同學做的利益衡量，卻讓部分同學的總成績愈漸下滑，是否已影響到認真上課準備期中考同學的權益？對期中考高分的同學並不公平。而且課程大綱是某種形式上的契約，若老師調整配分，我認為應透明化、公開化，且讓同學有為這樣的調整發聲的權利。」她再度以契約等法律術語來和我談事情。

在期末總結各項工作的忙碌中我確實少了向大家宣布調整配分的步驟，為求心安，也為了結束這樣的沒完沒了，於是好去信向所有修課同學說明，並表明若大家對這樣調整有意見，我可以改為原先的比重。或許因為是通識課，加上其實配分差距並不大，其他同學並沒有對我中途做的調整與變更有異議。

但這位學生仍然不放棄，再度來信質疑另一項分組報告分數：「關於分組報告不知老師是如何給分的，老師是否知道我們私下分工的狀況，所以想問老師一組是給相同的分數或是依個人在台前的發表有不同的分數呢？」在她的說明中，是透過批評另一位與她同組的外系學生沒有什麼付出來強化她的認真：「從選文本到蒐集 ppt 的所有資料，都是我一人包辦，到報告前一晚她才臨時加入個人心得，上台時，我考量到她幾乎無參與先前之準備，於是讓他有多些報告的機會，想說如此才不會使他的報告成績非常低，但估算了一下我上台報告的成績，我認為與我的努力並不符合。」

這位學生似乎總是自我感覺良好。我只能回覆她，她和同組同學之間工作的合作狀況我無法得知，只能就報告所呈現來打分。

但她顯然不甘心，又再度來信質問我，出缺席和預習調查她的得分次數不該那麼低，她表示她每一週都有預習：「我記得從加退選後我有三次未出席，一次有請假，若請假不扣出席分，我的出席分應是 13 分，另外預習調查的計分，我一借到課本便一次閱讀完畢，老師發下的補充資料我在課堂上便會全部閱畢並做筆記。我能用我對文學的敬畏與下功夫保證我每次都有徹底預習。依我所認知到的分數計分，我分數應是 89.75，請老師告知我知道我哪六次沒有來，我不記得我有這麼多次沒出席，以及哪三次沒預習到。」

我想到了，她是開學第四週才出現，所以當然少算了二次預習和出席的計分。她認為我的評分從第二週就開始算計，對於在加退選後才參與課程的同學有失公平。

我為她加個人重新調整了分數比重後，幫她調整了分數加回四分之後，我的成績因這番波折竟是拖到最後一天期限才得以交出。在這幾次的折衝往返之中，對於她的姿態，我心裡也不舒坦，仍不免語重心長地對她說：「我相信我自己對學生已經十分尊重了，我也期望可以看到學生應有的禮貌。你可以向我表達意見，但你的措詞有失學生對老師應有的尊重，請別讓我感歎，頂大的學生是怎麼了？」

她見信後並沒有反省，簡短的回覆，維持一貫清大人高傲的姿態：「的確，人以和為貴，祝願一切安好。」

「以和為貴」?!這四字個字已定位了我和她之間關係。她是站在平起平坐的角度和我應對，顯然她仍未能反省自己的言行與分寸的拿捏，顯然她仍然不懂得彼此之間的輩份的分際。這就是過度開放的民主社會裡所教育出來的新一代的行事風格嗎？究竟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速了，還是我太落伍了，為什麼新世代的處世風格與我是那麼格格不入？

和這位學生在期末三番兩次來信為了成績而耗時費心的書信往返的經驗，是我教學史上最不愉快經驗，讓我也落入了一種分清楚了愛惡、便可能就分不清對錯的境地。

為什麼我真誠待人，認真應世，卻總會遇到磨損我的工作熱情、耗損我的生命的人？

我願意為貼心的學生付出，我願意為相知相惜的學生努力，但要我一再催交作業、要我一再來回解釋我已經說過的話，我覺得累。

我願意為來信致謝的學生費時回信交流，但要我對那些自我感覺良好、卻對人缺乏尊重的學生不斷的回信說明，我覺得累。

教學工作不像吃飯，吃個七八分飽就夠了。有時你費盡十分力氣，也未必有一分的收穫。很多情況下，你有能力搞定一件事，卻難以搞定一個人。而這個人，偏偏會壞你的事、亂你的心。我知道「對事不對人」的工作守則，但不對人絕不意味著我可以做到不在乎人。在我心中，無效的師生交流常常是那種無法給你的精神、感情、工作、生活帶來愉悅感和有效進步的交流活動。這種交流活動不僅浪費時間、身心疲憊，而且特別容易讓心情低落。

今天教學評鑑成績出爐了，雖然這門課拿到了全校教評「前標」的平均分數之上，但在開放性的意見中看到這一則，我就知道是這名以清大人為傲學生的留言。她寫了好大一段，內容大多在強調自己身為文學科系的學生，很多選文內容以前已讀過，只把這門課當作中學國文的複習，以及對生命的感懷以及再現，然後點出了她讀了很多書，應該被加分獎勵：「期望老師針對程度較好的個別學生，可以增加幾次讀物心得加分的機會，讓文學程度較有餘裕的同學能在文本上更著墨，另外文本主題的選擇，我認為可以更當代一些，去吸收現今台灣的文學界如何發展，會讓老師大吃一驚。多元的同志，青春等議題，或許試著去了解現在學生讀些甚麼，能幫助老師的教學。畢竟，經典常在，時代的脈動也是文學的重點。世代間相

互理解也非常重要。另外，可增加文學地景走訪以及講演之課程，讓這堂課更加運用在生活中。建議老師可去本部中文課或相關通識課旁聽看看，或許會有文風學風甚至教學風格上歧異的體會，身為學生，很能夠明白兩者之間的互斥及矛盾，但我相信它的確是有理由的，我們都值得更好的頂大。」

這一字一句從評鑑表上鬆脫扯斷一條揭開內心憤怒的拉鏈，我的心已變成玻璃。

從該生這一席話來看，她是以一個更高學府的資優生之姿來修習一個較低學府課程的心態來上課。首先，她認為自己是經過較高學府名師指點，眼界寬、思想新、能詮釋世代差異，宏觀文學變遷。其次，她認為自己的任何表現就應該要比較低學府的同儕高分，即使她比不上其他同學用心，但她的身份與氣質就應得到肯定了。但較低學府的老師不能理解她有多優秀，顯示出較低學府的老師即使在併校之後也應該求新求進步，要吸納高學府「頂尖」的校風，以提昇自己教學的層級。

「我們都值得更好的頂大」，我們都值得更好的頂大？我真的啞然失笑，這世界上什麼才是真正值得？不是冠上「頂尖」的名號就真的具有「頂尖」之實。失去本質的頂尖還能算是真正的頂尖嗎？

如果大學中的師生關係不是讓學生成為尊重學問的學習者，不是建立一種師生之間互相尊重交流的情緣，不是讓老師去引領學生成長出生命發展所需的能力，那學生有何理由要來到大學進入這樣的師生關係中呢？

我想起她來找我聊天、「浪費」我的寶貴生命時，動不動就說她在清大本部上課，某位名師說過：「某某作家不足為道」、「某某作家的作品不必看了」、「某作家根本不是文學……」，她把這些貶抑他人的話語奉為聖旨，於是推波助瀾了目空一切、眼高手低、昧於自見的頂大文科「資優生」。憑心而論，這位自以為頂尖高學府的資優生，在課上各項表現平平、並不出色。但卻比那些表現優良又認真的學生更虛張聲勢、傲慢縱恣，缺乏一個學生對長輩應有的分際與尊重，這是什麼原因造就出來？如果從頂大從上層到基層都是這樣的姿態，又如何不造就出這樣姿態的學生？不會做人，讀再多的書都是白費。

這位學生對自我的認知顯然與別人的看待有相當的差距。人生在世，永遠要學習的就是持平的看待自己與他人。不要把自己看得過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過低，不要過高地評價自己，也不要過低地看待自己。

教書二十年，我為學生耗時費心的經驗其實很多，但大多能讓我從中感受到承擔責任的快樂，看到學生感謝或進步，我都心甘情願。但對於為這位學生因質疑分數這樣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耗損，卻讓我感到十分疲乏與不值。生命應該花費在美好的人事上，而不是這樣零亂破敗的事情上。

我暫時放下心中的憤懣，告訴自己，不要把有限的時間浪費在我們對無謂的人所發生的無謂的事情身上。我們的精力無法承載那麼多人，那些人也從來不在乎你的感受。所以，不必把這些無足輕重的人與事，請進生命裡，因為他們一點也承受不起你的重視。

有人說時間是永恆的，因為它無盡無期。有人說時間是短暫的，畢竟屬於每一個人的就只有那麼幾十年的光陰。年過五十之後，我更加愛惜我的生命，總是非常吝惜地盤算著生命中的每一分秒，可是很多時候，我卻把大段的時間放在那些無謂的事情上。難搞的人如果實在搞不定，就忽略他吧。把更多資源用於其他更容易搞定的。我們要把時間留給值得的人，而不是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人和人之間就是一份情，一份緣，你珍惜我，我會加倍付出。你不尊重我，就讓一切刪掉。被刪去的，都是垃圾，留下的，才是風景，才是人生。所有人和事，盡心盡力就好。

人生就像一場旅程，中途下車不是風景不夠美，而是用心不夠真；半路轉身不是緣分有多淺，而是感情沒多深。人越活未來的時間就越少了，實在不該為這件事情來影響心情。我們應把時間花費在讓自己變好、進步的事。於是，我把期末以來和這位學生的信件往返一一刪掉。這些耗損生命的往返，對我而言都是垃圾，像這樣的記憶，只適合讓回收桶永遠清除。

刪掉不必要、不需要，以及不該要的人事物，才能彰顯必要的、重要的內容。我們更能專注在自己所珍惜的人事物！